

的。

语言的差异在生活中非常明显，在我国，大部分人会掌握两种语言，普通话和家乡话，在书中的概念就是文学语言和方言。文学语言是一种官方传达工具，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用这一种语言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它会逐渐掺杂一些其他地区的方言成分，我们在日常交流中会发现，来自某一地方的人会使用一些独特的词汇，带有地方口音，使原有文学语言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保留原来的特性。同样的，文学语言也会影响方言，本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存于一个语系当中，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土话越来越不“标准”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在一些文字的发音上产生分歧，年轻人接受和传播创新。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是时间，而不是地点的变化。这一观点有效分析了语言差异的原因撇开一切有碍于认识自然的地理差异的事实，从语言本身来研究。

我们一般对于方言的理解是完全确定了的语言类型，但实际上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人为划分的界限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在一些地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里说客家话，这里说粤语。”但是一旦进入中间地带，这种区别就模糊了。语言的分界线，像方言的分界线一样，在过渡中淹没了，由一种语言突然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是常见的。我们会提出疑问，这是为什么呢？最可能的因素是居民的迁移。各族人民不免来来往往地移动，经过几个世纪的累积，这些迁移把一切都混杂了，地点之间语言过渡的痕迹消失了。当双方的语言是冲突对立而不是相互溶合，因为中间的方言已经消失

了。在这个观点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迁移。迁移涉及到语言差异中另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传播。

在第四章中，语言的扩张和发展有两种力量，乡土根性和交际。乡土根性会使一个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已有的传统，也就是“母语”的作用。一个人从出生就处在的语言环境，形成习惯，因而跟“外地人”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言。而交际会使他们沟通，和乡土根性完全相反的一种力量，使得语言继续扩张。积极的交际促使语言接受和传播创新，促进两种语言的统一。消极的交际则防止语言分裂。我们有时发现两种方言虽然相距很远，但是有共同的语言特征，比如湖南话中吃的读音是“qia”，贵州话里也是这个读音。因为起初在某地出现的变化在传播中没有遇到障碍，逐渐扩张到远离出发点的地区。在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乡土根性和交际这两种力量总是同时起作用，只是效能的强度不一样。交际如果有利于传播，会使语言扩张所达到的区域越远。而乡土根性的效能则是把这一语言保持在已有的界限内，抗拒外来的交流。在解释某一语言特征创新的时候，书中使用了图式，明确创新产生的地点和蔓延的区域是不一样的，便于理解。事实上，由于语言传播的区域面积大小各不相同，所以两种相邻的语言很可能有某种共同的特点。

语言活动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同时跨越各个学科领域，如生理与心理领域等。正如这本书最后所言：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通过对第四编的阅读和理解，我初步理解了语言产生差异的原因，从大量的举例中明确研究语言学的

基本方法，提出的观点严谨简练。综上所述，《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对语言学初学者而言，容易读懂，可以联系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加以理解，时间在亲属语言的统一性起的作用而不是其他因素，抓住主要，体现观点的创新性和严谨性。

浅析索绪尔关于地理差异造成语言变化的系列观点

——《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刘思媛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作为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集中而深刻地体现了索绪尔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值得我们反复阅读揣摩。我选取了其中有关地理语言学的部分，浅谈本人拙见。

《教程》将地理语言学分为四个部分，包括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地理差异的原因以及语言波浪的传播。我将针对这四部分，进行简单分析。

第一章，系统的概述了关于语言的差异。在阅读这一部分时，我认为作者是将语言差异分为两类，即不同语系之间的差异以及语系内部的差异；而有关不同语系的差异则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是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的差异，二则是语言间没有可以认识或证明的亲属关系，即绝对的差异。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相较于相似之处，人们往往更加注意不同语言间的差异与分歧，即进行简单的比较。如果说时间上的分歧往往不甚引人注目，空间上的分歧却可以一目了然。这很容易理解，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将其他地区的语言与本地区的语言进行比较，而对于语言在时间上的变化以及差异人们的关注则相对较少。经过对比发现不同后，人们会自然地寻找语言之间的类似之处，进行科学观察后则可以判定，两种或几种语言之间

有共同的来源，即为同一语系。另一种绝对差异，则是没有可以认识和证明的亲属关系，比如汉语和印欧语系，这种关系的语言之间的比较是可能而有用的，对其作任何比较，主要目的是发现某些声音和心理上的经常资料。而对于语系内部的差异，索绪尔认为：“只在很轻微的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称为方言。”而在我看来，区分“方言”的标准并非只此一条，更不应简单的将区分方法归为分歧程度的大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汉语中的许多方言，如粤方言、客家方言等，它们同汉语的差异，会比其他国家的语言同汉语之间的差异更大。所以个人认为，此处对方言的界定不够完整。除此之外，索绪尔认为：“方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性质的差异。”对于这个观点，我有与其不同的理解，虽非全部，但大部分方言有其完备而独立的语言系统，而对于“方言”和“语言”之间量的差异，个人认为是无法界定的，所以，依我拙见，此处说法也相对不够完善。

第二章则主要针对地理差异的复杂性进行了阐述。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有多少个地区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其他的如时间、空间等影响因素则被索绪尔归为导致几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的次要事实。他提到一种情况，即一种新来居民的语言有时会凌驾土著居民的语言之上，这里，他以南非洲和墨西哥等为例，阐述了在殖民影响下语言的混杂，而这种语言入侵并非是在近代出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殖民后才出现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后索绪尔以爱尔兰、芬兰等地区为例，论证了两种语言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并存而不相混的观点。当然除殖民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和平

渗透、游牧民族的传播等。除了这种被动的变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一个地区同其他地区发生交往，而产生语言的交流，继而产生语言的相互交杂，这便是一种主动的变化。所以私以为，对于不同地区语言的研究，应根据不同语言的具体情况去对其变化进行判断，是主动或是被动的变化。

除此之外，索绪尔还提到文学语言对自然语言统一性的破坏。所谓“文学语言”，根据索绪尔所述，即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私以为这所说的便是我们所说的“普通话”或是说“官方语言”。这种语言的出现，代表着一个民族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当然，当这种所谓正式语言和地区方言混杂时，便可以充分体现出语言差异的复杂性。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地理差异的原因。这一章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时间对地理差异的影响。在这一部分，索绪尔最先做了一个假设：“假设有一种语言原来流行于一个界限分明的地点——比方一个小岛，后来被殖民者带到另一个同样界限分明的地点——比方另一个小岛，试问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原地区的语言和后来语言都可能会发生改变。那么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故乡（G）和第二故乡（G'）的语言之间会在词汇、语法和发音等方面出现各种不同的差别。索绪尔认为，这种差别的产生是时间造成的。正如他所述：“人们很容易忘记时间的因素，因为它没有空间那么具体。但实践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

这里提到的时间差异，私以为应是语言内部发生的变化。所以在我看来，这里索绪尔直接将地理差异归在时间差异中是有些局限的。仅考虑到内部原因造成的语言发展和变化。而忽略了外部原因如社会政策的变化、社会流行风向的影响等。故我认为，在此处内容的论述上，索绪尔的观点是不完善的。

第二部分则主要叙述了时间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在这一部分，索绪尔同样首先进行了一个假设：“设想有一个单一语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们都说同一种语言，而且它的居民是固定的。情况会是怎样？”根据索绪尔所述，经过一段时间后，语言一定会发生一定变化，且这种演变不会在整个地区一模一样，而是随地区而不同。这种现象具有两种特征，一是演化采取连续、明确的创新形式，构成许多局部的事实，可以按照它们的性质一一加以列举、描写和分类；二是每一个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在分明的区域内完成的，而某一创新或遍及整个地区，不造成方言之间的差别；或是只影响到一部分地区。这种现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索绪尔认为，某一段时间，一种语言流行与整个地区，经过时间的推移及长时间岁月的洗礼，生活在此地区两端的居民也许无法听懂彼此的语言，而反过来，任何地点的居民却仍然可以了解相邻地区的方言或土话。这也说明了时间对相连接的地区之间造成的语言差异之大。

第三、四部分则分别从方言、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两个角度出发进行阐述。就方言来说，索绪尔认为，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没有自然的方言，也就是说有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种方言。当然，语言的规

模就更大了。因此，确定方言或语言的界线可以说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处于中间地带的语言，一部分区别是十分模糊的。在此，索绪尔提到了两种选择，一是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点来确定方言，二是只用一个特点确定方言。这样比较下来，明显前者得出的结果相对后者而言更符合方言实际。而后，关于语言界限的阐述，索绪尔提到了语言的过渡，认为语言或说方言的界限在过渡中被淹没了，两种语言的界限只能依照惯例划定。然而这种察觉不到的过渡并非一直存在，突然的过渡也是常见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便是居民的迁移，还有共同语向土语扩展等。综上，在对这一部分的阅读中，我对语言研究的困难不易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深刻理解了语言、方言界限判定以及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地理语言学部分的第四章，主要说明了语言波浪的传播。在这一部分，索绪尔提到了两个概念，即“交际”与“乡土根性”。他认为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仿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他将二者完全割裂开并将其对立，认为“乡土根性”使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自己的传统，使人深居简出，而“交际”则正相反，会使人不能不互相沟通。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靠交际。对“交际”所起的作用持辩证的看法。其消极的一面在于每当创新在某一地区出现时，“交际”会立即加以扑灭。其积极的一面则在于“交际”可以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

而对于“乡土根性”，索绪尔则认为其影响仅存在于消极层面。正向来看，的确如此，“乡土根性”导致人们对乡土语言的忠实，确实无法使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播、发展与创新。但如果从反向看，个人认为并非如此，比如华人华侨在其他国家聚集的“唐人街”，使汉语在这一地区形成聚集地，进而在其他国家得以传播。私以为，这也可以算作“乡土根性”带来的对语言传播产生的积极影响。所以，在我看来，根据实践来说，语言的传播并非一方的作用，而是在“交际”与“乡土根性”的共同作用下达到的。

通过对《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这一部分的阅读，我对地理原因造成的语言差异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在阅读与分析中，进一步走近索绪尔这位伟大语言学家丰富研究的冰山一角，通过了解这门语言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对方言研究和历史语言学等相关内容有所学习。同时，我也认为，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极具复杂性，也就更需要我们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语言的价值简单梳理

2020 级汉基 2 班刘晓琳

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为《教程》）中，对“共时语言学”这一概念的研究对象作出以下描述：“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在索绪尔提出的共时语言学中，“价值”是一个基础的概念。本文将大致梳理《教程》“语言的价值”一章，并对此提出笔者粗浅的理解。

描述价值时，索绪尔概括其为“包含着单位、具体实体和现实性的概念”，此前他以下棋的卒子为例，“只有卒子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要素”，并且这枚卒子并不是不可替代，只要我们授以相同的价值，同样可以在认知上让它成为“同一个东西”。可见，“在像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规则保持互相平衡的，同一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们从观念和声音这两个在语言的运行中起作用的要素入手，了解语言只能是一个纯粹价值的系统。在语言形成之初，思想是模糊不清的，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而声音本身也具有可塑性，因而观念同声音的组合具有不确定性、任意性。二者结合时产生了一种确定的物质，将物质世界中的实有的物质同人的精神世界结合起来，让人能够能动地使用语言表述事物和行为。“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是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但这种结合仅仅是在形式上的，实质上的观念和声音的联系依旧是任意的。若仅凭这种任意的联系随意地、不加节制地制造语言，并且由此产生的语言并不进入任何社会集体中，那么这种语言大多是没有价值的。“价值只因习惯和普遍同意而存在，所以要确立价值就一定要有集体，个人是不能确定任何价值的。”因为价值具有这些特点，在形成语言时就必须要按照集体能够接纳的逻辑、观点，将所指与能指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来。

既然我们要讨论语言的价值，必然要了解它的组成成分所指与能指与价值的关系。从能指（概念）方面看，语言的价值体现为它表现观念的特性。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价值难免会与人们所称的意义混同。价值不全然等于意义，实际上，“价值”的含义更为复杂，它既包括“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又包括“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的类似的物”，前者让我们能够看到语言的意义，后者进行类比，借助在它之外的东西来真正确定它的内容。之所以会将价值同意义混淆，是因为作为一个系统的语言，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像不能同时切开纸的正面和反面一样。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的观念的词都是互相限制着的，同时它们在接触中丰富自身，可以说，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比如说“人”这一概念，我们在认识这一概念时有意地将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用能否制造、使用、保存工具、是否具有社会性来把人和类人动物区别开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了其他概念（动物、类人动物）一步一步了解“人”，在实现区分概念的同时也总结出“人”这一具有丰富的词义的词语。

有不同的语言，极大可能产生不同的系统，这些系统或许会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与人们的习惯与普遍同意有关系。系统发出的价值不必相同，重要的是系统内部的要素必须是相互区别的。“我们说价值与概念相当，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它们不是积极地